



Patrick
Modiano

狗样 的春天



CHIEN DE
PRINTEMPS

「法」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——著

徐和瑾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Patrick
Modiano



CHIEN DE PRINTEMPS

狗样的春天

「法」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——著
徐和瑾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狗样的春天/(法)莫迪亚诺著;徐和瑾译.—上

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327-7139-4

I.①狗… II.①莫… ②徐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2315号

Patrick Modiano

CHIEN DE PRINTEMPS

© Éditions du Seuil, 1993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5-432号

狗样的春天

[法]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徐和瑾 译

策划编辑/龚容 责任编辑/黄雅琴 装帧设计/任凌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75 插页5 字数37,000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13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139-4/I·4325

定价:3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10-86683980

铃声响起，铃锤晃荡，无人会走到这里，
铃声响起，大门打开，人就会气得走开。

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，
因为主人已经离开。

保尔·艾吕雅¹

¹ 这首诗题名为《狗》，收入诗集《动物和人，人和动物》（1920）。

我是在十九岁时认识弗朗西斯·冉森的，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，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的一些情况。

当时是清晨，在唐费尔-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。我跟同龄的一位女友在一起，冉森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餐桌旁。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。然后，他从旁边一只包里拿出一台禄来福来相机¹，相机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软垫长椅上。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曾把镜头对准我们，因为他动作十分迅速，又显得漫不经心。他使用禄来福来相机，但我无法确定冉森使用什么相纸和如何冲洗，使他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。

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，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。他耸了耸肩，对我说了实话：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，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，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。

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，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，但这次在街上拍。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，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，于是，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：这样更加方便，拍起来也更快，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。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。我们走出咖啡馆，在阳光下行走，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：

“狗样的春天。”

这种想法，他想必常常说出，是在这个季节。

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，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，这堵墙处于唐费尔-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。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。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。我感到这不

1 禄来福来相机是双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，于1929年开始推出销售。

是我们，而是另外两人，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，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，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：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。

*

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，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。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。

摄影室位于一幢房屋的底楼，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。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，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。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。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，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。在砖砌的壁炉旁边，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。四壁空无一物。只有两张照片。大照片上有个女子，名叫科莱特·洛朗，我是后来知道的。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，其中一个冉森，比现在要年轻，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。我虽然腼腆，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。他回答说，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·卡帕一起在

柏林，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。

那次相遇之前，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。但我知道罗伯特·卡帕是谁，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，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。

好几年过去了。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糊，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：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。

在照片上，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，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。卡帕棕发，眼睛黑色，嘴角叼着香烟，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，相反，冉森金发，身体瘦弱，眼睛明亮，目光腼腆、忧郁，似乎有点局促不安。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，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。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。

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，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。他走到房间里面，打开一扇门，里面是以前的厨房，现被他改成暗室。然后，他回到我们跟前：

“非常抱歉，威士忌已经喝完。”

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，跷着二郎腿，坐在长沙发边上，仿佛是来做客的。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。房间有白色墙壁，十分明亮。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，给人以空旷的感觉。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，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。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，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。

“如果你们感兴趣，”他说，“照片冲洗出来后，我就给你们看。”

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。另外，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，他对我们指出。冉森，弗鲁瓦德沃街九号，电话：Danton 75-21。

应该相信，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¹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。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。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，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。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，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。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，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：冉森所拍，禁止翻印？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？

今天空气清爽，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，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，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

起，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。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，并将永远伴随着我：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。

谁会知道呢？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，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。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，著名摄影家专题的。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？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。现在，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，我将会非常高兴，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，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。

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：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²，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。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。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，然后离开比利时，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。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，后来认识了罗伯特·卡帕。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

1 宝丽来相机是即时成像相机，1948年11月26日由宝丽来公司首次推出。

2 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北部，是全国第二大城市，现为欧洲著名艺术文化中心。

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¹，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。同年七月，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。法国宣战之后，卡帕建议他去美国，并取得两人的签证。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。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，他在巴黎度过。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，他为《时代画报》摄影部工作。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，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²集中营。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。然后，他逃往上萨瓦省，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。回到巴黎后，他找到卡帕，陪他去了柏林。其后几年，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³工作。卡帕和科莱特·洛朗——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——这两人死后，他越来越内向。

1 菲格拉斯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北部城市。

2 德朗西是法国塞纳-圣但尼省城市。

3 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成立于1947年，旨在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，创办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新闻摄影师，如罗伯特·卡帕、布列松、乔治·罗杰、大卫·西蒙。“玛格南”本是一种大桶香槟酒名，当时的战地记者常在生还与朋友喝这种酒庆贺。由罗伯特·卡帕用这种酒为摄影社命名。

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，我可以想象，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，会有多么尴尬。他这个人话不多。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，而且音讯全无。他常常对我说：“我到了那里之后，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，把我的地址告诉您。”我等他寄来明信片，但一直没有等到。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。如果有这种事，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¹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，上面只写这两个字：保密。

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收到。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，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，这种品质十分珍贵，但很难获得，那就是保持沉默。一天下午，我去看他，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。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，我回答他说：

“写作。”

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“化圆为方”，这是他使用的术

1 库埃纳瓦卡位于墨西哥南部，是莫雷洛斯州的首府。

语。确实，人们用词语写作，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。但词语呢？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，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。他哈哈大笑：

“好吧，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？我就指望您了。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……”

他对我说，在所有印刷符号中，他最喜欢省略号。

我对他提出问题，问他将近二十五年来拍了哪些照片。
他对我指了指叠在一起的三只手提皮箱。

“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……您要是感兴趣……”

他站起身来，用漫不经心的手势打开上面那只手提箱。
手提箱装得满满的，有几张照片掉了出来。他甚至连捡也没去捡。他在箱子里翻寻，另外几张照片也掉了出来，散落在地上。他最终找到一本摄影画册，递给了我。

“拿着……我拍这些照片时，年龄跟您相差无几……这想必是唯一存世的一本……我送给您……”

这是《白雪和太阳》，由鸽舍出版社于一九四六年在瑞士

日内瓦出版。

我捡起落在地上的照片，放到手提箱里。我对他说，遗憾的是让这些照片这样散乱地放在一起，本应对这三只手提箱里的照片进行分类和编目。他用惊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：

“您不会有时间……我下个月要去墨西哥。”

我还是可以设法把这件事办好。我白天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，因为我已辍学，我又赚了点钱，可以生活一年，靠的是出售一个被废弃的套间里的家具、绘画、地毯和书籍。

我决不会知道冉森对我的提议是怎么想的。我觉得他对此无动于衷。但他把摄影室的备用钥匙交给我保管，他不在时我就能来此继续我的工作。我往往独自待在这白色墙壁的大房间里。冉森每次回来，看到我都显出惊讶的样子。有一天晚上我在给照片分类，他坐在长沙发上，一声不吭地看着我。最后，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：

“您为什么要做这事？”

那天晚上，他仿佛突然对我做这事感到困惑。我回答他说，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，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。

他耸了耸肩。

“看到这些照片，我无法忍受……”

他的口气变得严肃，我从未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说话：

“您要知道，老弟，这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仿佛都是悔恨……最好一扫而光……”

他使用正宗的法国熟语，如“化圆为方”或“一扫而光”，语气就变得铿锵有力。

他当时四十四岁，我现在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。他是想把“这一切”全都忘掉，想要患上遗忘症……但是，他的情绪并非总是这样。确实，在每张照片背面，他都写有详细说明，指出照片拍摄的日期，照片上男人或女人的名字，甚至加上某些评语。我对他指出了这点。

“我当时想必跟您一样细心……但我已发生很大变化，自从……”

电话铃响，他像平时那样对我说：

“您跟他们说我不在家……”

是女人的声音。她已好几次打来电话。是个名叫妮科尔